

綜合中新社報道 由英國知名紀錄片導演柯文思 (Malcolm Clarke) 執導的系列紀錄片《柴米油鹽之上》全球首映式上月已在北京舉行。該紀錄片講述的是有關「小康」的4個故事，小康社會不光只是消除貧困，更是讓身在其中的每個中國人都能充分發揮潛能，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，展示與西方觀眾共情的中國故事。近日柯文思接受中新社訪問時特別指出：「西方國家的扶貧項目並未解決過中國這種規模的問題。」堅守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，帶領14億人擺脫貧困走進全面小康社會的中國，卻屢屢遭遇西方世界的不實指摘，柯文思覺得是「中國不擅長自衛」。

● 柯文思上月在紀錄片《柴米油鹽之上》全球首映式上致辭。 中新社



▲ 柯文思把鏡頭對準出身於中國底層社會的平凡人物。



▶ 片中有一位傑出女子是開大型卡車的。



● 《柴米油鹽之上》上月13日在北京舉行全球首映式。

曾4次獲得奧斯卡提名，拿到過2座奧斯卡小金人的英國知名導演柯文思，把鏡頭對準出身於中國底層社會的平凡人物，向西方觀眾解釋真實的中國，也道出中國不被西方理解甚至被誤解的原因所在。《柴米油鹽之上》由國務院新聞辦監製、中國報道社解讀中國工作室聯合騰訊視頻共同出品，講述與西方觀眾共情的中國故事。紀錄片通過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4個主人公的真實故事，講述小康社會建設，如何改善了人們的生活，讓他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他們中有捨小家顧大家的村支書和易地搬遷的村民，有出身貧寒的離異大貨車女司機，有從農村走向城市的雜技名角，也有功成名就、反哺家鄉的民營企業家。

「中國不擅長自衛」

記者：你是否擔心拍攝這些中國故事，會被西方社會認為是在為中國「做宣傳」。西方社會是否有貧困存在，他們是如何消除貧困的？

柯文思：我並非意圖製作一部關於中國人有多好的電影。我們不是在做宣傳，而是試圖告訴大家中國已經走了多遠，以及中國如何在如此短時間內為這麼多人創造了機會。我認為這是值得關注和欽佩的，西方人應該理解這裏發生的事。

有時西方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攻擊中國，在我看來那些理由都是不成立的。我必須說，中國不擅長自衛。軟實力不是指政治上的軟實力，而是指讓普通人相信中國不是一個邪惡的帝國，中國當然是不是。

這些影片的目的就是為了展示中國和中國人的人性化面孔，也展現了貧困地區確實是貧困得可怕。中國政府正在做一些積極的事，並取得了非凡的成績。

每個西方國家都有扶貧項目，但效果不是很好。他們沒有解決過中國這種規模龐大的問題。在西歐和美國，貧困雖然存在，但並沒有達到中國的程度。

生活在雲南的人們就像生活在18世紀的西歐，雖然拍下來很美，但親身經歷後會覺得非常糟糕。我不喜歡看到人們遭受那些痛苦，中國政府也不希望看到，實際上他們已經做了一些非常有效的事來改變。這不僅僅是為了給人們更好的生活環境，不是把錢放在口袋裏或把食物放在桌子上那麼簡單，是更大的改變——給他們良好的教育和機會。

有兩三百萬人躋身中等收入群體，過上更好的生活，實現夢想。所以最後我們（將影片）取名為《A Long Cherished Dream》（意為：一個長久的珍貴的夢想）。你可能想成為一名探險家、老師、奧運冠軍或任何其他職業，但如果生活在那種貧困中，你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填飽肚子，讓你的孩子活下去。「小康」倡議所做的事比這要深刻得多，它讓人們能夠有夢想去實現，成為他們想成為的人，過他們想過的生活。

贏得信任就得到真相

記者：你為什麼一開始就想拍攝這樣一部影片？

柯文思：《柴米油鹽之上》是我一直想拍攝的影片，讓我着迷的是對一個人敞開心扉，深入了解他們的真實面目。我對表面的、即時的東西不感興趣，因為那從來都不是真正的他們。拍攝就像醫生診斷疾病一樣，如果你足夠誠實，他們會信任你，甚至告訴你他們不會告訴家人、朋友的事情。

我有時成功，有時失敗。這在中國比較困難。我不會說普通話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劣勢。但我有一個很棒的團隊，理解我們做事的理念以及應該如何做。我們最終選擇這個系列，必須研究上百個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人，最終找到這4個故事。我是英國人，所以讓他們看到我對他們的尊重非常重要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西方人的身份是一種有趣的優勢，因為我可以問一些沒有中國人會問的問題，也可以問非常深入的問題。我希望人們相信我，因為我會尊重他們。在電影中，它會以真實和尊重的方式呈現。

所以在這4個故事中，觀眾可以看到人們談論生活中非常私密的經歷，這是他們平時很少談論和分享的事情，但他們會和我分享，因為他們信任我。這是我們必須做的，如果我們能建立信任，就可以拍一部好影片。

▶ 柯文思（前排右三）熱衷向西方觀眾呈現真實的中國。 中新社

《柴米油鹽之上》告訴西方人中國如何走進「小康」

這是值得關注和欽佩的

奧斯卡導演柯文思：



▲ 柯文思指出，中國脫貧成就遠遠超出西方人的想像。



中國偉大復興是21世紀最大的新聞故事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為了籌備一部紀錄片，柯文思第一次來到中國，那時的他對中國是滿滿的「好奇」。此後，柯文思遊歷世界，在倫敦、紐約、洛杉磯等城市居住，用鏡頭記錄自己的電影人生。2013年，他再次回到中國，一方面驚訝於中國的巨大變化，另一方面為西方對中國的不實報道甚至惡意抹黑而憤怒。因此，他決定通過自己擅長的方式——講故事，向西方呈現真實的中國。他指出中國的偉大復興是21世紀最大的新聞故事。

記者：您一直很關注中國。您拍攝的紀錄片《善良的天使》聚焦中美民間交往，通過普通人的視角講述合作為兩國民眾帶來的福祉。去年全球新冠疫情發生時，你也親自到武漢拍攝。你為何一直如此關注中國的發展和變化？

柯文思：我一直在說，我來到這裏因為我認為中國這個國家和中國的偉大復興是21世紀最大的新聞故事。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，它不會在100年停止，而會繼續走下去。這是一個值得世界感謝的民族和文明。幾個世紀以來，中國為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，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沒有得到讚譽，這有很多原因，我們不需要在這裏討論地緣政治。但我認為，中國是受害者，而且受到了不公平的評判。當你來到中國，你就會看到中國的成就。

「小康」的倡議只是中國正在建造的這面「非凡之牆」上再添一塊磚。這裏有14億個故事可以講述，中國正在書寫歷史，能參與其中是令人興奮的，所以我想記錄下來。

立體展現生活奮鬥

記者：如今愈來愈多的人想更多地了解中國。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，你認為世界觀眾如何才能真正接受真實的中國或對中國產生興趣？

柯文思：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答案。中國談論自己傾向於用統計術語，但很少談論中國人，比如數百萬中國人擺脫貧困，數百萬中國人獲得教育，創造非凡的技術成就，並在全國範圍內建造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的鐵路公里數等數據。中國總會畫一張快樂的笑臉，但很少有3D立體人像，這就是我們所做的，我們嘗試展示好的和壞的，勝利和失敗……比如這周我花光了所有的錢，不得不等待下一次薪水；比如我女兒正在和一個尚未取得我信任的男人談戀愛，她卻不這麼認為……這表明我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中，但都有着相同的經歷。

你越能證明中國人就像美國人、法國人、印尼人和巴西人一樣，無論你富有還是貧窮，都會有焦慮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，就越能引起人們對相似之處的關注。

如果你看到人們為生活奮鬥，也看到人們犯錯誤，做出讓自己後悔的決定，這就有了一種經驗和目的的共性，西方人可以說「他們（中國人）就像我們一樣」。

西方人能在電影、電視和圖像中看到（中國）。我們只是提供一個舞台，把中國人的生活放到舞台上，然後說「好的，現在告訴我們（你的故事），我們在聽，我們尊重你說話」。這會非常有力量。



● 《善良的天使》劇照。

想借李約瑟做媒介 講好中國

柯文思表示會繼續展示中國故事，心目中已有下一個拍攝計劃。柯文思說：「雖然我不是中國人，但我喜歡這裏。後面我想拍攝一部關於李約瑟 (Joseph Needham) 的電影，他是一位劍橋大學教授。機緣巧合，他通過其中國女友介紹並來到中國，開始研究他所在領域的一些中國科學發明，慢慢對中國產生興趣，中國的發明成果成為他畢生的研究事業，為此他專門寫作記錄了中國在科學、技術上對世界文明的貢獻。」

柯文思續稱：「李約瑟讓西方意識到，很多西方認為是自己發明的東西，其實是中國人發明的。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，非常古怪、有趣和不尋常。90多歲的李約瑟於1995年去世，我想以他為媒介，通過這個熱愛中國的西方人的眼睛和經歷來講述整個中國20世紀的歷史。我希望成為一個榜樣，鼓勵更多中國藝術家和電影製作人多關注自己的文化，自己的國家，多看看自己國家的價值。中國是一個有5,000多年歷史的非凡國度，他們應該從中汲取靈感，講好中國故事，用中國方式與世界對話。」

▶ 李約瑟出書改變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感。

